

人与自然

屋角棟花飞

♣ 马永红

“只有南风吹紫雪，不知屋角棟花飞”。读着宋代张翥的《咏棟花》时，我老家那株棟树花香，就穿越重重岁月，扑面而来。

从前我家有棵棟树，碗口粗，树皮暗红，叶片细小，像摊开的一只只小手。每到春末，田里的小麦正在灌浆，深绿色的棟叶下，悄无声息地开满了白中带紫的小碎花，花瓣呈五角星，花朵挤挤挨挨的，像笼了紫色的云烟。从树下经过，花香呛人的鼻。阳光在枝叶上跳跃，花朵晶莹剔透。有风吹过，花朵像彩色的羽片轻盈地飞下来，飘在发丝间，落进衣襟上，女孩子们拾来，拿针线穿成手链戴在手腕上，温婉可人。棟花大概清楚自己是春日最后一波花了，像个好脾气的人，不紧不慢地开。若遇风雨吹落一地，一转眼它又开一树，似乎永远都开不完。“棟花开，吃燎麦。”暖暖的东南风带着棟花香一路飘向田野，再转回来时风里已裹着新麦浅淡的甜味了。

春天的棟树上，有我们喜爱的“花豆妮儿”在溜达，它的肚子像花生米一样，饱鼓鼓的，里面都是油，羽衣黑色中带红点，因此还叫它“花大姐”，它们合了翅，成窝成团地在树干的裂纹处栖息。我们轻轻走过去，屏住呼吸用手按住，一抓就是一大把。很多弄碎了的翅羽，湿湿地黏在手心里，令人心头一颤，于心不忍，但受不了美味的诱惑，嘴里好久没沾过荤腥了，一个劲儿地催着母亲用热油炒好，我们拿起筷子就吃，手里嘴上油噜噜的。棟树上还有“老水ou(牛)”，这昆虫黑底白点，外壳很硬，一对长长的触角，像武旦演员头上插的“雉鸡翎”，黑白相间，又像竹节鞭。孩子们是根据它形体颜色和触角把它想象成老水ou，其实它学名叫“天牛”，模样不太友善，弄不好会捉嘴咬人，我不敢去招惹它。弟弟不怕，他说这是害虫，捉它是为民除害，想挣脱掉，弟弟在它身上绑一个树枝，让它像拉车一样拉着走，或者在它的腿上系一根绳子，让它飞，它逃命般地飞，“嘎吱嘎吱”地叫，好玩极了。

花谢了，米粒大小的绿果子蹦出来，夏天就到了。小果子叫棟子，圆溜溜的，像绿苹果，却不能吃，男孩子跳到树上一摘一大把，给自己的皮弹弓当子弹玩，还可以“丢窑儿”玩。淘气的孩子对刚从马车上下来的新媳妇，像发暗器一样，拿棟子就砸，砸了拔腿就跑，任其家人在后面追着骂。粉面含羞的新媳妇冷不防吃了这一砸，气坏了，张张嘴一看周围都是人，她脸红红的不敢发声，只好捂着砸疼的额头，在众人的哄笑声里，被接待的女人们拉着，急匆匆地往新郎家里走去。

棟花落完时，棟树上隐约散发着一股怪味，大概是树皮的味道，难怪棟花喷香，它得生出多少吨香才能遮掩住树的原味啊，母亲却说，不好闻，有用。小孩子肚里生蛔虫了，小脸蜡黄，咋吃都不上膘，用棟树皮煮水喝，变得黏舌头，喝几次竟然把虫子打下来了。用树皮煮水擦身子，还能治皮肤病。用棟树皮、艾草、金银花熬水，给生下来三天的小孩子“洗三”，杀菌又消毒。古人有在端午节佩戴棟树叶的风俗，也是用来驱虫吧？粮囤里放些干棟叶或树皮，常年都不生虫了。棟木不能做炊具，弄蛋儿家做了个锅盔，谁知做的饭苦得不敢合牙。

“三年棟，可造殿。”棟树长得快，质地还结实，不招虫蚁，木纹好看，适合做家具，不变形，不开裂，村民们一般都给儿子打婚床用，取棟(连)木和棟(恋)子的寓意。

父亲常用他的大手把着棟树量尺寸，然后信心满怀地说，等草儿将来出门(结婚)了，我用它给草儿打个大衣柜。父亲的木工手艺方圆十多里都很有名，他做的家具敦实大方，样式新颖美观，很受人喜欢。他这样畅想着我的未来时，母亲就咧着嘴笑。她嫁过来时，只有一床自己织布做的棉被，想到女儿将来能有个大衣柜，柜上镶一块明晃晃的大玻璃做穿衣镜用，装进小拖拉机里风风光光地开进婆家去，母亲的笑意就很深远，像沉醉在一个美好的梦境里。父亲营造了一个美梦，我们在梦里久久不愿醒来。还没等棟子果由青变黄，还没等我找到对象，我们的梦就“噼里啪啦”地碎成了一片片，像棟花纷纷扬扬地飞下来四散而去。父亲好没有等性，他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棟叶落尽时，冬天就到了，手指头一样大小的棟子果挂在细长的枝条上，像一串串铃铛，满树金灿灿的，天空高远，几只白头翁和斑鸠时不时地飞来，伶们的小脚踩在干枝上，蹦跳着，“梆梆梆”地吃着着果子。那果子好看，却苦得很，听说人吃了会变哑巴，鸟儿天天来吃，放心大胆地吃，照样“唧唧唧唧”地叫得欢，真叫人搞不明白。

我莫说吃了，闻闻都受不了。听说新广家的小猪拱吃了地上的几棵棟子，口吐白沫，要不是新广抱着它，甩开大长腿往兽医家跑得像风一样快，小猪娃就死在他怀里了。可见棟子有毒，母亲却还说棟子是好东西，她种菜时，用棟子泡水，就是天然的杀虫剂。

晚饭后，母亲烧上一大锅水，扔几个皱巴巴的棟子在里面煮，小黄果在翻滚的水里追着跑，像嬉戏的孩子撒着欢。母亲熄了火，把水倒进脸盆，将起袖子开始泡手。我感觉到她很享受这个时刻，里里外外的活儿，被她扒拉干净了，一身轻松地坐下来。盆里的热水，腾腾地冒着白气。她的手刚触到水面，很快就缩回来，蜻蜓点水似的躲避着水的滚烫，泡着，搓着。我说等水放凉了再洗，她说这不是洗手，是泡手，水热，才能把手泡透。母亲的手背和指头肚上都是裂开的口子，有几道像刀刻一样深。这双手，白天啥活都干了，也没听她喊一声疼，现在泡着手，却“fe、fe”不住嘴儿地叫着，估计是伤口发开了，热水一刺激就更疼了，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她说，把手泡透，棟子的作用才能漫进去，口子上药了一样好得快。

我也试着把手放进去，想象着棟子的作用也慢慢渗进了我的皮肤里。我温软的右手挨着母亲粗糙得像棟树皮的手，我很愧疚，心里想，从明天开始做个好孩子，不给母亲惹祸，不惹她生气，她叫我干啥我就干啥。

水不太热了，母亲从余火温着的大铁锅里再续一些水进来，热雾弥漫，浑身都暖烘烘的，母亲的脸映在雾气里，朦朦胧胧，看起来格外温和。外面风声呼啸，好像有个巡逻队，绕着我们的房子不停地跑过去，再跑回来，我们也不觉得冷。

手泡好了，擦干，母亲把煮熟的棟子剥去皮，挤出白色的果肉，一遍遍地涂抹在伤口上。她给我抹了一下，哎呀，味道浓浓的，很不好闻。母亲说，用棟子果“闹”手，裂了冻了，用它都能好。我跟着她抹了一段时间，又皱又干的手柔嫩了很多。母亲的手却不见有大起色，她说是风霸的。她在寒风里干地里的活儿，干家里的活儿，热水里蘸蘸、凉水里浸浸，这岁月的风霜，一天天薅走的是她的年轻和丰润。

棟子果一般都留在枝头，用时拿小棍敲下来。隆冬季节，棟树的枯枝上，挂着一串串金黄的棟子果，却成为鸟的乐园，小鸟“扑棱棱”地来了去了，和地上鸡鸣狗叫应和着，冬日的小院多了一些生机。

民间纪事

红马甲和向日葵

♣ 杨书欣

不犹豫选择了师范。考上了就能提前做个公家人端上铁饭碗。但一旦考砸，我将像两个哥哥一样一辈子土里刨食，靠天吃饭。

父亲对我的考试非常重视。头一天亲自将我送到了县城，安排了住宿，还看了考点。那时允许家长陪考，每一场考试，都有许多家长聚集在考点门口的烈日下焦急等待。父亲没有陪伴我，地里农活多，他要天天早出晚归才能把海洋一样的杂草消灭在锄头之下。东方刚刚泛白，晨曦中，我从县城的小旅馆里早早爬起来，坐在楼顶之上，默默诵读。远处，原野模糊，那里有父亲挥锄抡镐的身影。我和他，奔赴在各自的“战场”上，挥毫泼墨，挥汗如雨，栽种希望。

考试结束，父亲顶着烈日，骑自行车到县城考点门口接我。铃声响起，考生纷纷涌向校门口。在如水的潮流中，他满头汗水，贴着脚尖四下张望。

我一眼就发现了他，许多考生的眼睛也都在父亲身上逗留了一下。他穿了一件极为醒目的衣服——已几乎辨别不出什么颜色的半截袖外面又套了一件肥大的红马甲，红马甲上，还印着白色的“化肥厂”字样。那些年，父亲曾在县城的化肥厂当搬运工，红马甲是套在外面当工作服穿的。

那时，大多数家长还没有用穿着或者礼物

表达祝福的意识。父亲的奇特打扮，当然会吸引众多异样的目光。

我挤到父亲跟前，一脸不悦。而他还没有发现我，仍伸着脖子东张西望。

“开门红，鸿运当头！”父亲接过我的书包，表达对我的祝福。

行人匆匆，随着人流前行，已没有人注意我们，但我仍感觉有无数只眼睛盯着父亲的红马甲。而父亲，依然在不停炫耀他的奇思妙想。

“你娘还说穿这个你一眼就能认出来。”

“赶紧脱了！”我终于忍受不住，朝父亲怒吼，“扫大街呀！”

父亲愣了一下，吃惊地看着我。最终，他还是默默脱了红马甲，胡乱折了几下，垫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我一屁股坐了上去，在父亲摇摇摆摆的骑行中，我们穿过大街小巷，向远处的村庄前进。

父亲一路上没多说一句话，显然，他对我的做法有些生气。

回家后，从母亲口中得知，我考试的第一天，父亲牵着我家的牛给三叔家犁地，三婶特意抱了一个西瓜。30多年前，西瓜还是稀罕物，父亲舍不得吃，把地犁完，连午饭都没吃，就抱着西瓜顶着烈日去了考点，顺便带着我吃顿午饭。没想到，怎么找都没有见到我。

知味

故园杏黄

♣ 李现桃

初夏的风温柔地吹过，树影斑驳处，光束如岁月的笔毫，书写明暗交错的诗行。“叭哒杏，又大又甜的叭哒杏！”一声声循环播放，不绝于耳，马路拐角处，一位老者坐着，注视着匆匆赶路的行人，面前堆放着杏子。我瞥了一眼，急于赶公交车，去老年大学上课，不敢做过多停留。车徐徐开动，“叭哒杏，又大又甜的叭哒杏！”依稀在耳畔回响……老家后院的那两棵杏树，渐渐地浮现在眼前。

老家分前后院，前院是生活起居的场所。院中有一棵石榴树，在岁月的更迭中，诉说着别样的故事。石榴花开，火红如炬，热烈而绚烂。嗡嗡嗡，辛勤忙碌的小蜜蜂，在上面若即若离轻盈飞舞，一会儿蜻蜓点水，一会儿钻进花中央，用小小的身躯编制着生活的甜。正是，“带声来蕊上，连影在香中。”“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后院有一口水井，做饭、洗衣、浇地，全靠它，用轱辘把水打上来，双手掬捧，喝上一口，甘甜凛冽，透彻心扉。祖父在后院种了两棵杏树，还有桃树、苹果树、枣树……我们姐弟几人常常跟在祖父身边，给这些树浇水、施肥，祖父边浇水边对我们说：“别看这些树都不会说话，但只要你真心对它好，它就会给你不断带来惊喜。”春天一到，这些树争先恐后纷纷发芽，你追我赶次第开花，欣欣向荣一派生机。

两棵杏树仿佛就是整个后院的灵魂，一棵是苦杏，一棵是甜杏，我们俗称甜杏为“叭哒杏”，每次去井台打水时都要经过它，天天看它俊俏的模样。三月里，杏花先是一朵、两朵点缀其间，突然一夜春风拂过，满树洁白如雪，几天的工夫，风再一吹，纷纷扬扬像极了仙女散花。我天天仰着脖子看，那些小青杏藏在残花中间，伤害着的小姑娘，探头探脑地打量着这个世界。一天、两天，杏子长得极快，昨日还是指甲盖大小，今天就长了一圈。我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摘一颗尝鲜，母亲见了说道：“麦黄杏，等杏黄了再吃。”可我总是觉得杏子长得太慢，即便酸得龃牙咧嘴，却还是乐此不疲。

我通往上学的路上，经过一块块麦田，看着麦苗返青、拔节、孕穗、扬花、灌浆……看看麦田，再回家看望杏子。

麦子黄了，田野间翻滚着金色的波浪，杏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很多时候认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倔强固执，羞愧让我说不出口。我低了头，把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红马甲默默取下，抖开，方方正正叠整齐递给旁边的母亲。晚上，我给父亲盛饭，父亲仍在抱怨：“这两天考试，你都不知我和你娘的心都悬在嗓子眼上，要是……”

后面的话父亲没有再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够吉利的话语，父亲想了一想，最终咽在了肚里。

30年过去了，我对父亲的愧疚一直深深埋在心底。30年来，我没有再说过此事，父亲也从未提起。但它却像一根刺，留在我的内心深处，隐隐作痛。

考试结束，我接住儿子，把鲜花递到儿子面前。向旁边看，那个男人也接到了他的女儿，正把黄灿灿的向日葵送到女儿的手中。他们都很喜悦。

上车时，电话响了，是父亲打来的。“接到孩子了吗？”父亲问我。“接到了，我还穿着红色的T恤。”我大声回答父亲。父亲已经80岁了，他的耳朵需要很大声才能听得到。

电话那头，是父亲爽朗的笑声。我终于知道，无论孩子的话语多么刺人，父亲都会以一颗宽广的心把它慢慢焐热，最终消融。

子也渐渐泛黄成熟。甜杏熟得早些，父亲从屋檐下拿出钩杆，我们姐弟几个慌忙找出床单。父亲站在杏树下，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照在杏子上，也照在父亲身上，一颗颗黄里透红硕大的杏子坠在枝头，我们姐弟五人在树下张开床单，父亲举起钩杆，轻轻一钩，树枝一抖，杏子便扑簌簌掉下来，打在床单上翻滚着，发出闷响。我捡起一个杏子，在衣襟上擦了擦，便往嘴里送。你一个，我一个，在一片欢歌笑语中，纷纷将杏子送进口中，杏子的甜香，瞬间在空气中弥散开来。父亲不说话，汗水从额头上滚下来，滚落下来的还有杏子，卸完最后一枝，便用袖子抹了把脸。弟弟突然说：“最上面，还有好几个。”父亲温和一笑：“那是特意留给小鸟们吃的。”我们似懂非懂，不作声，合力将杏子抬到阴凉处。母亲挑选了一盘最上乘的杏子，高高举过头顶让老天爷吃。这是迎接丰收的仪式，庆祝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仪式过后，我们开始正式吃杏子。母亲把我盯了好久的那颗杏子恰好分给了我，我心满意足，吃上一口，顿时全身每一根毛孔，都由内向外，散发着幸福的光。吃完杏肉，迫不及待吃杏仁，井台边，石头上，用锤子轻敲杏核，露出杏仁，剥去杏仁上薄薄的、淡淡的红褐色外衣，一个胖嘟嘟洁白圆润的果仁呈现在手掌心，细细观赏，慢慢放于口齿间咀嚼，清脆甜香，简直就是人世间最美的滋味。吃完甜杏，不多日苦杏成熟，苦杏比甜杏个头小些，肉薄且酸，不太受人欢迎。但在不可替代的年代，也不失为一味珍馐。杏核更是苦味浓烈，不能直接食用，做村医的父亲，就将其洗净晒干，小心收藏，说可入药，用来止咳平喘，疗愈病人。

如今离开故乡多年了，水井封了，杏树不知了去向，就连院墙和房子都没了踪影，整村搬迁，土地全部平整复耕。

故园的那两棵杏树，已化为我生命记忆里两枚不落的太阳：一枚是甜杏，一枚是苦杏；一枚愉悦了舌尖，一枚却收藏在心间。而苦与甜交汇，恰如日与月轮替，才照彻了人间悲欢的完整。麦黄时，我总想起母亲的那句话：“麦黄杏，等杏黄了再吃。”可人生有多少事，是我们等不得的。

用在陵园内所有的牌位、望柱、碑额和碑趺上……这在当朝帝王陵寝中，是独一无二，即使在历代帝王陵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建造王府时，对望京楼进行了修缮，朱翊镠还是一天书也没在此读过，来此纯粹是为了娱乐。

这一切，朱翊镠都是在为 he 有朝一日实行宫廷政变积累财富做掩护，扮演著“荒淫无度、吃喝玩乐、醉生梦死、胸无大志”的角色，这也是 he 有十多个妻妾，却只有四男四女（其中两男两女夭折）的原因。

万历皇帝得到弟弟朱翊镠荒淫无度的情报，戒备心理稍微松弛了一些，仍不敢掉以轻心，故而以“就藩无须问政事”的理由，始终不让弟弟进京，即便太后生日，也不允许他去祝寿。

好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朱翊镠只身来到望京楼上，面对北方默默祷告。

朱翊镠在藩 26 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孝定太后去世，讣告到了汲县，他身为藩王不能回京奔丧，最重要的是，从此失去太后的庇护，自己改变的可能彻底化为乌有。他来到望京楼上，面朝北方跪倒在地，行了三叩首礼，然后扑倒地上，“呜呜呜嗷”痛哭不已，哭母后，更多的是哭自己。从望京楼回来后， he 郁郁寡欢一病不起，没有多长时间便撒手人寰，享年 47 岁。

如今，望京楼还屹立在中原大地，孰是孰非，任世人评说。

荐书架

《特级英雄杨根思史料选编》：用生命呐喊的英雄宣言

♣ 王争亚

为深切缅怀抗美援朝特级英雄杨根思烈士，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和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特级英雄杨根思史料选编》于近日出版。该书以纪实文学的手法，全景式地回顾了杨根思短暂而又伟大的一生，真实地记述了英雄在战斗中成长的青春年华。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是杨根生前发出的气壮山河的英雄宣言，是杨根思精神的核心所在。这部作品显然没有停留在对杨根思所经历过的一系列战役战斗本身的描述上，而是力求在揭示英雄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境界上用心着墨，尤其是对“三个不相信”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上作了刻意的分析和梳理。作品在铺陈主人翁的战斗人生时，对

杨根思在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的著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战役作了重点叙述。

或许是英雄宣言的影响力、感召力太过强大的缘故，如今，“三个不相信”已经远远地跨越了当初的范围。在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驻地河南省许昌市，当地的市委办公楼、街道办事处、一些企业办公区等都悬挂或张贴有“三个不相信”的战斗口号。央视曾以“一个战斗口号叫响一座城市”为题，报道了这一现象。从军内走向军外，“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已经为社会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并日益成为地方各界人士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从解放战争时期杨根思叫响这一战斗口号至今，时光已经流逝近八十载，但英雄的誓言却还是一如当年那样的振聋发聩且历久弥新。

史海钩沉

望京楼

♣ 侯发山

萃，此等珍奇与日用粟帛不同，即召商凑买，难以时刻取盈”。

朱翊镠不想离开京师，不想就藩，但必须离开。若不离开，等于授人以柄，就有杀头的危险。在选就藩地时，万历皇帝有自己的小心思，让弟弟远离京师，远离自己，便传下旨意：“湖广衡州富足天下，在衡州府为舍弟建造王府。”朱翊镠自然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但总得有个说辞，于是亲自上本，说：“汲县（今卫辉市）有个望京楼，臣愿就近，庶几咫尺天颜。”望京楼为明孝宗朱祐樣之弟汝王朱祐枋分封汲县时所建的读书楼。朱翊镠请求就藩地点由衡州改为汲县。李太后自然也想让小儿子离自己近一些，得知他喜欢读书，内心更是欢喜，便在万历皇帝身边竭力劝说。

为了让朱翊镠满意，万历皇帝违背《大明会典》之“亲王定亲礼物，金止五十两，珍珠十两”的原则，使用了各色金 3869 两、青红宝石 8700 余颗、银 10 万两、珊瑚珍珠 24000 余颗，光边备军费就挪用了 90 多万两，甚至把整个京城的珠宝都收购一空，“京师虽百货所

十万两白银，整个王府建筑群规模宏大、雄伟壮丽……朱翊镠的安家费就花费 30 万两黄金。当时，国力并不富裕，万历皇帝冒天下之大不韪，清算了为当朝呕心沥血的张居正，动用国家粮仓的粮食……朱翊镠离京就藩之时，共有 500 多艘船只装运财宝家私。

兄弟两个，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为打消哥哥的顾虑，对自己放心，朱翊镠谋划生财之道，疯狂敛财，娶了十多个小妾。史传：清政府于顺治年间拆毁诸王府，其他财产皆已悉数卖净，但唯独路王家的义和盐店，清廷舍不得卖。原因很简单，到清初按官价正常行销，义和盐店每年仍有 2000 多两白银的进项。在当时，皇室成员陵墓严格划分为三六九等，皇帝的帝陵当然是最高标准，然后是皇后、亲王，照此类推。哪位亲王或大臣利用了皇帝的规格，要领杀头之罪的。然而，朱翊镠不管这些，在建造次妃墓时，朱翊镠采用了皇后的“制式”。皇帝御用的龙纹饰，肆意地使